

□ 记者 孙钦良 百年风云洛阳铲(5)

河洛
春秋

河洛民间习俗(15) □ 记者 孙钦良

绘图
玉明

电闪雷鸣惊墓气 风吹草动贼先知

从秦代开始,盗墓已有较完善的“流程”。奇的是,有些盗墓贼竟用上了中医的“望闻问切”。

所谓“望”,就是站在可能有古墓的地方观察。但据我了解,早在清末民初,盗墓者已扩大了“望”的内涵,他们先找来一张地图,这种地图上的地名,细化到村寨标注(包括自然村名称)。他们把“大王冢”、“公主坟”、“冢头营”、“冢后村”等村名找出来,然后去寻访一番,碰碰运气——因为这类村名本身就带有古墓信息,譬如巩义市芝田镇西村的“八陵村”,就是北宋皇陵最主要的陵区。

只是盗墓贼找到这类古墓后,发现大多已被盗过。因此,在通常情况下,他们还得靠眼睛观察判断,洛阳邙山黄土深厚,冬日晴天里一片丘陵,那些已经没了封土的古墓隐藏在地底下,一般人看不出来。但下过雪后,有古墓的地面积雪会很快融化,显出墓葬的轮廓。

谁会料到,风雪雷电也能暴露古墓信息呢?曾有人在电闪雷鸣的夜晚带人寻找墓地,俯身细听雷鸣后的地面动静,在有回声的地点打木桩做记号。这是因为雷声响动之时,空洞的墓室会与雷声形成共鸣。

这其实已经是“听”了,“听”就是听声息,是对“望”的延伸,而“望”的主要手段却是看风水。俗话说“盗墓贼是半拉子风水先儿”,由于中国人选择墓地都要看风水,讲究“路前后不修墓,河沿不修墓,沟里不修墓”。因此,对这类地形,盗墓者连看都不看,他们专注的是那种“罗圈椅”地貌,三面有高地,状若罗圈椅,一面有出口,背风向阳,枕山蹬河,这是好风水,是理想的墓地。虽然这些地方没有封土,没有“墓谷堆”,他们也要探寻一番,绝不放过。

史料记载,民国年间,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最会看风水“选点”,他出门选点时,后面会跟着一群盗墓贼。一次,他到宁乡县走亲戚,行至一风景绝佳处,指着一块水田说:“别看这里田秧青青,下面必有大墓!”同行的人半信半疑,当夜,这伙人来盗掘,果然掘得贵族大墓,墓壁上还有壁画,彩绘着死者生前的生活图景,墓内有宝剑、宝鼎、玉璧、漆器、金饼、端砚等文物几百件。

这水田周围还是水田,没有墓冢,那么他怎么知道下面有大墓呢?办案警察不解,严加审问,这人才说出了缘故:一般老百姓看风水选墓地仅参照一小块地界,“风水先儿”来回走走看看,指一处“穴位”也就行了,即使选了个“罗圈椅”,最多也是个“小椅子”。给贵族选墓地,或为帝陵选址,风水大师往往踏破鞋鞋,远山近水都要仔细查看几遍,参照的风水地貌范围很大。尽管那块水田平整,一无山可“枕”,二无河流可“蹬”,但其不远处却有这样的风水元素,就被那人看出来了。

“闻”即嗅气味,盗墓者专练嗅觉功能,使用洛阳铲往下挖时,若发现了墓葬熟土,便取一撮放在鼻子下猛嗅,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,并根据土色判断大致时代。据说功夫好的人,可用鼻子辨出汉墓土与唐墓土的微妙差别。

“问”就是打听,善于此道者,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算卦的游走四方,到处询问,尤其会到京畿之地转悠。因为帝王驾崩之后,一般都会埋在京畿附近,王公大臣之墓也会埋在京郊,像西汉皇陵、唐代帝陵都在西安附近,东周王陵、东汉皇陵、曹魏皇陵、西晋皇陵、北魏皇陵都在洛阳附近。

问的时候,他们察言观色,专门跟老年人套近乎,话题都是古代事体,慢慢往古墓信息上拉扯。凭着多年练就的功夫和口才,他们很快就取得了对方的信任,一旦探听到古墓的确切地点,便立即召集群贼伺机盗掘。

“切”,原是中医把脉之意,盗墓人把“切”分为几个步骤:首先确定切入点,找准打盗洞的方位,并以最短的距离进入墓室,有的甚至能直接对准棺槨,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,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直觉,就像名医根据病人脉象,准确地找到病源,然后根据情况,或挖直洞,或挖斜洞,直达墓室棺头槨尾,盗取葬品。

一次,笔者下乡采访,在邙山发现了一个盗洞,懂行的人说,这是个斜洞,出土量不多,乃一人所为。接着,我又发现了一个直洞,那人说,这是两人或两人以上所为。

打斜洞进入者,一般都想“吃独食”,自己挖土,自己运土,斜坡可供出入。打直洞进入者,上面有人配合,往上面吊运出土。最大胆的是那种长方形盗洞,洞壁上挖有马蹄形足穴,两两相对应,用来踏足出入。

进入墓室后,即可凿棺启盖,摸取死者身上宝物,这亦属“切”的手段,先从头上摸起,经口至肛门,最后摸到脚,又准又细,没有遗漏。摸过了身躯,再检查左右手,连戒指之类也不放过,甚至扒光死者衣服,撬开嘴巴,解开发束,想从这些隐秘之处得到宝物。

以手触摸宝物,大多凭借经验,根本不用眼看,凡过手的宝物,仔细抚摸一番,即知是何年代之物,值多少钱,没用的随手扔掉,甚至就地毁掉。

据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馆长刘建军介绍,旧时邙山古墓被毁的居多,由于墓志沉重,盗墓者嫌麻烦,就地打碎的很多,让人看了备觉惋惜,还有些石灰岩质墓志被炼了石灰。

如此盗掘,对古墓破坏甚大,也给后来的考古工作者带来极大麻烦,因为确定墓主人,第一依据墓志,第二依据印章,由于轮番盗掘,有的古墓几乎片瓦不存,连墓室的地砖都被揭走了。

市声中的 “唱念做打”

洛阳民间行商活动中,市声驳杂而丰富,有叫卖声、敲打锣鼓声等,其中叫卖声属口头广告,是商业买卖最原始的宣传形式,如今仍有一些余音。

譬如,我们平时走在街上,会听到卖槐豆的人这样吆喝:“卖槐豆,卖槐豆,槐豆清热化痰去咳嗽,清凉茶叶!”这是比较艺术的叫卖,短短几句话,就把商品用途说清楚了。

也有不讲艺术的口头广告,如用录音播放的:“茶鸡蛋——”一遍一遍,声音沙哑,单调乏味。今天的叫卖者应向古人学习,过去的叫卖声通俗而亲切,悠长而动听,实在是好听的“曲儿”。

叫卖声讲究抑扬顿挫,不仅声音洪亮,而且吐字清晰,既然推销商品,就要让人听得明白,否则吆喝了半天,人家不明白你卖的是什么,那就白吆喝了。拖腔的运用也要恰到好处,自然流畅,让人有新鲜悦耳之感。买与不买,是路人的事情;吆喝得法,是商人的事情。

卖浆面条的,往往拉长了声音:“浆——面条!”先亮出所卖商品,接着再来一句:“大绿豆,两毛钱一坨喽(洛阳特有的大黑瓷碗)。”这是连价格也说了,同时讲清楚有配料(大绿豆)。

卖炒花生的高叫:“谁买焦——花生,先尝后买——哟,不焦不要钱。”卖花生这类东西,让顾客尝一两颗,不会赔本,故敢于这样吆喝,这是以小惠诱导买主。

卖西瓜的站在路边,故意忽闪着敞开的衣襟,佯装打扇,用以提醒大家酷暑难耐,赶紧来买瓜解渴:“沙甜的大西瓜,吃一口甜掉牙哩!不沙、不熟、不甜不要钱。”

卖蒸馍的:“热蒸馍,热蒸馍,刚出笼的热腾腾的大蒸馍哩!”如此等等,都是“卖啥吆喝啥”,宣传自己的商品,都抓住了特点。

有的设摊商贩还采用唱念和表演相结合的方法,事先编一段唱词,生动形象,念白晓畅,就像演小品一样。如卖薄荷糖的,先高声叫卖:“卖薄荷糖喽!”若无人走过来,只说这一句,若见人围拢过来,便再往下念:“我的糖,真正强,又甜又辣又发凉!哎——甜丝丝,香喷喷,辣酥酥的,凉丝丝的,馋虫跑了,口疮消了,咳嗽好了!”

卖老鼠药的就更滑稽了,货摊上摆满了老鼠标本,意思是我的老鼠药已药死了这么多老鼠,快来买吧!他们边比画边唱:“能养猪,能养羊,都比养那老鼠强。老鼠害人真不轻,打不死了就成精。老鼠药,真是灵,老鼠一吃就要命。大老鼠吃了蹦三蹦,小老鼠一吃活不成。买了我的老鼠药,一次可药死一大窝。”

有的商贩在叫卖时,还要配上表演道具,唱念做打,声情并茂。常用的道具有拔浪鼓,前呈鼓形,后置木柄,鼓两侧各有一用皮绳相系的圆球,用手摇动,发出“嘟咚嘟、嘟咚嘟……”的响声:“拔浪鼓,响连天,货郎游乡到这边。你要啥,咱有啥,各色货件拿回家。细花布,好绸缎,还有好看的五色线。绣花针小又小,红头绳颜色好……”

一套词说下来,声声都带着喜悦,好像不是做买卖,而是来说相声的,人们听到后,都走出家门,围拢过来,挑拣货物。

所有叫卖声的最后一个音都拖腔,非常长,好让吆喝声穿街过巷,传入百家。但也有只敲击、吹某种器具,从来不用吆喝叫卖的,这类商贩一般只经营单一商品。譬如卖油郎,拿一个大木鱼,用棒敲打,“梆梆”、“梆梆”,俗称“卖油梆梆”,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卖油郎来了,该打油的人家自然会来打油。

这是特定的信息传递,约定俗成,大家都懂。但做这种生意不能疾行,要慢慢走过街巷,给顾客出门买货留下一定的时间。算命的也不吆喝,都以摇铃为号,摇铃要缓缓摇,不能像催命,否则就没人来算命了。

弹棉花的正好相反,虽然也是摇铃,却很急,似乎马上要离开,催促顾客快来。白铁匠兜揽生意就像上战场,吹一把小号,广告做得很牛气,干起活来叮当响,显示出其特点。

卖豆腐的倒是很安静,用一个木槌敲击一用柳木制成的木梆,亦发“梆梆”之声。卖芝麻糖的、吹糖人的,都用一面小铜锣,俗称“铜锣卖糖”。

最奇的是一种吆喝声,有声无字,譬如炉匠吆喝的就是,音拖得很长,回荡在巷里,愈发显得深巷寂静,说不定会勾起谁的乡思……

(河洛民间习俗终篇)

